

同在藍天下

——中國省份 監獄揭秘

程錫榮 著
葉德宇

TONG ZAI
LANTIAN
XIA

0.4

中國《橋》雜誌出版社

同 在 蓝 天 下

——中国省份监狱揭秘

主 编
副主编
撰稿人

曹文龙
钱宪庚
程锡荣
叶德宇

中国《桥》杂志社出版

同 在 蓝 天 下
——中国省份监狱揭秘

中国《桥》杂志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8

字数 170 千 印数 001—5000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CN11—1088—82—351/E.2 定价 4.30 元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监狱之门	5
第二章 监狱,也代表文明和进步	27
第三章 经济浪潮下的犯罪与监狱	52
第四章 生活再一次开始	86
第五章 艰难的回归	118
第六章 越狱,监狱永恒的主题	145
第七章 衔来一片橄榄绿	181
第八章 无墙之狱	203
第九章 监区文化	224
第十章 我们走向未来	240

序 言

1991年，美国军队在海湾战争中得胜回朝不久，布什总统在司法部关于暴力犯罪问题的“最高级会议”上，手指敲打着桌子，怒气冲冲地说：“我们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在海湾战争中实际上要比在家乡大街上行走更安全，这是不能容忍的……”

美国人曾经自豪地说——世界上任何一处荒山野岭之中，如果有一个年轻女性在单身徒步跋涉，那一定是我们美国姑娘。如今，这种自豪似乎已时过境迁。

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罪恶，玫瑰花与罂粟花同时开放又同时被人采摘——类似乎永远无力摆脱这种矛盾的窘境。

不管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人生活着，犯罪就必然是困扰人们的魔鬼的笛音。

自从亚当和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上帝就说人类难以消灭犯罪。虽然形式上的监狱往往建造在远离人群的荒僻之处，但人们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时总有意无意会和法律时时发生矛盾冲突，只是这种冲突往往显得轻微而不易察觉罢了。从这一点而言，监狱离我们很近。

日本的一位犯罪学家平尾靖曾这样说过：“当我每天阅读报纸刊载的各种繁杂的犯罪消息时，总觉得我本人都可能犯这些罪，一言蔽之，谁都有这种不纯、低劣、恶性的犯罪思想和低级追求，而这在他身上，譬如在梦中是容易显示出来的。不

仅仅如此，这种精神的深处是属于人的精神的下层建筑，它好象是低级的身体表征和机制，是和肉体的、有机的完全一样，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我们在生活中需要这种来自过去发展时期的精神生活的下层。因此，在犯罪者和非犯罪者之间，大体上不存在乍一看就想到的那种根本性的体质和素质上的差异。”社段话并非意味着平尾靖是“人性恶”的宣扬者鼓吹者，他只是指出了人人都不难理解也不难接受的这样一个事实：罪犯也是人，他并非天生就有区别于普通人的犯罪基因。对于人类来说，在向善的高峰攀登时总那么艰难，而在向恶的深渊下滑时又总那么容易，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另一种再现形式。

目前，中国共有监狱和劳改场所 680 个，现有在押罪犯 110 万人，监禁率为总人口数的千分之零点九九。这与西方有的发达国家司法部 1990 年统计的其监禁率为千分之四点一三相比是相当低的。

确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它值得骄傲的地方：

1987 年 5 月，澳大利亚西奥监狱部主任登齐克·麦考特女士在参观了山东省第一监狱后风趣地说：“这里的条件太好了，我真想让我们那里的罪犯来这里改造。”

1987 年 3 月 29 日，美国司法访华团团长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同行者驱车向杭州的西北方向驶去。“浙江女监到了，请下车。”一位女警官礼貌地打开了车门。他们看到了什么？淡蓝色的墙面；大而明亮的窗户；平整宽阔的院子，里面栽着的树木花草正叶舒蕊开；还有整齐清洁的监舍……这就是浙江

女子监狱?疑问很快打消,他们竖起姆指发出赞叹,“OK!浙江女监。”
在山西省第四监狱,赵政委爱开玩笑说,“嘿!联邦德国的豪夫先生跟我约定了,他说,监狱长先生,我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如果我犯了罪,请允许我到中国来住监狱。”

美国国家恐怖行为对策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特别工作组组长库珀教授和美国布赖恩,马尔大学的罗伯特·J·威克斯博士组织有关国家的知名学者编写了一本《各国矫正制度》。在该书的“导言”中,他们似乎漫不经心地说了句,“许多国家和地区(最明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其中提到。”

这并不是作者无意的疏忽,除了客观的历史因素之处,他们可能对这些国家的矫正制度和实际成就缺少相应程度的了解。否则,他们就不会对那位从无名的鞋匠成为“美国缓刑之父”的约翰·奥古斯塔斯所提出的“矫正、复原和使罪犯重返其曾经侵害过的社会”这样一个美好的目标最终“因缺乏成功的迹象而震惊”了。

至少,中国监狱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在国际上受到了普遍的称赞。我们不仅使罪犯重返其曾经侵害过的社会,而且,由于中国监狱、劳改场所实行人道主义和科学文明的管理,使中国罪犯重新犯罪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仅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的水平。许多罪犯回归社会后已成为企业骨干、工程师,有的还当上了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而西方有的发达国家,1989年司法统计,其罪犯重新监禁率为百分之四十一.四。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当年曾主张，研究社会从调查监狱开始。确实，许多人类学家喜欢以现代土著部落为标本来研究社会历史的混沌时期，殊不知，监狱乃是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的绝好样本。由于国家机器本身固有的保守惰性和监狱作为“恶地”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为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特点，特别是其劣性的窥孔。

也许费孝通先生是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职业性眼光来看监狱并如此主张的。而作为千千万万的普通公民，他们头脑中有的可能只是对监狱的一无所知甚至是误解。

有鉴于此，我们所以在中国省份监狱中重点采访了浙江省的监狱，结合其它省份监狱的实际状况，以纪实的手法（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部分人名、地名作了虚构），展示了监狱作为善恶交锋的集中地的各个侧面。

一位哲人说过一句貌似平淡的话——太阳不能同时照到篱笆的两面。同在蓝天下，有明媚灿烂的阳光也就有阳光下的阴影。

但是，即使是最偏僻的角落，太阳也没有把它们遗忘的权利。

尽管走进大墙里面的世界、走进形形色色的犯人之中不会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但我们还是要向社会打开这扇“监狱之门”，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理解。

第一章：监狱之门

是门就应该有开着的时候。

——作者题记

1992年1月17日，世界十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在它插进的上千条消息中漫不经心地播出一条，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所监狱这天向公众开放一昼夜，每人交纳25美金后就可以在该监狱度过一夜的铁窗生涯。这条消息继续说，这座新落成的监狱在启用之前借机满足一下人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扩大宣传。凡是交了钱的人都可以享受一名真正囚犯的待遇，乘上囚车进入监狱，再经过严格的体检，包括人身检查和财物登记，才被正式送进监狱。进入监狱以后，要依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办理入监手续，先进行指纹登记，然后拍照，再分配囚室，监狱方面发给每位入狱者一套囚服。次日早上，在交纳25美元的“保释金”之后，监狱当局才会释放囚犯。

至于是否有人花25美元为的是作一回囚犯已是无从查证。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资本主义国家金钱至上的一个具体表现，也可以不这么理解。但对于每个安分守己的普通百姓来说，监狱是他们不会多想也无法多想的地方。这个事实的存在是因为围墙、铁丝网和刺刀的圈隔而远离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那无疑是另一个世界。

如今，整个世界都已在我们面前开放，监狱这个离我们很远又很近的地方似乎不应该再戴着它中世纪的面纱，这毕竟是我们生活整体中的一部分。

“你对监狱是什么印象？”我们拿这个问题问过许多人，所得到的回答无非是：这是个可怕的地方。在一位朋友家，一次闲谈中不知怎么就扯到了这个问题。“要说监狱嘛——”他对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显然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坐在我们中间的他们八岁的儿子则干脆利落地回过头来说：“监狱就是关坏蛋的地方。”他的陡然插话和说话的语气，惹得我们不由得笑

了起来。我们这位学文学的朋友沉吟片刻后说出他对监狱的印象：“这是死亡的隔壁邻居。”这个比喻显然比他八岁儿子没有更宽泛更深刻的理解。确实，对于监狱绝大多数的人说不上更多的东西。一位监狱学家也这么写道：“如果说国家机器中的其他部分还多少带有一副慈眉善眼的孺孺君子般面孔的话，那么，监狱则是赤裸裸的青面獠牙般执司惩罚的恶魔。”在美国人看来，进监狱同进坟墓没什么两样，所以，纽约人的俚语中称监狱为坟墓(The Tombs)。现代美国的单人牢房小而坚固，常用来关押危险犯，所以俗语中又形象地称监狱为罐头或罐头工厂。人们在解释中国文字中的“狱”字时说，这是二条犬看守着一个人，虽然这么一个简单的字，但人类创造它的最初时候已经包含着情感的成份了。

第一次进监狱的大门还是在我们读大学时去上海著名的提蓝桥监狱，即上海市监狱。这是一座英国人留下的牢房，近千个监房的小铁门乃至门上的锁和钥匙，还都是当年的英国货。半个世纪前它就被称为“远东第一大牢”，现在仍是上海的一所重要监狱。监狱的围墙很高，色泽灰暗，上面是通电的铁丝网。一扇大铁门，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上海市监狱”的匾，走进去有三道围墙三道门，每道门四人站岗，二名武警二名监狱干警。这一切都在提醒着人们记忆中最沉重阴晦的部分，使人的心情感到压抑。那次，我们一行十多个人是去该监狱和犯人进行一场篮球比赛，结果有二位同学因剃着光头遭到挡驾，因为狱方怕他们进去后和犯人混淆。

欧·亨利的短篇名作《警察与赞美诗》，讲述了一个食居均无着落的人如何在冬季逼近的时候想方设法进监狱的故

事，这时候的监狱则向人们展示出温情的一面。这温情是那么让人心寒，但它至少告诉人们，仅仅用“可怕”二个字来概括监狱是有失偏颇的。我们第二次去监狱的见闻纠正了我们头脑中原有的这种成见，那是四月的一个晴好的天气，我们去浙江省安吉县北林场的浙江南湖劳改支队。汽车还是在一片葱绿的茶山间行进，支队队长就告诉我们，监狱已经到了。

没有围墙、铁丝网和持枪的武警，这里就是监狱？我们感到疑惑，当看到剃着光头身穿囚衣的犯人散落在山坡上采摘茶叶，我们才相信，这里确实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只是我们对这另一个世界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下子还感到不好接受。因为只隔着一条道路，一边是犯人的劳动场所，一边就是村民的劳动场所。队长告诉我们，由于两地相隔得这么近，犯人和村民有时也会有些接触或者冲突。有时候，有的村民会跑到监狱的茶叶地里偷摘茶叶，或者有的妇女会偷偷地跑来和犯人做交易，比如用鸡蛋、钞票或别的什么来换犯人采摘的茶叶。犯人一般是不敢违反纪律的，更不用说逃跑了。就有这么一次，有位妇女来到几个犯人中间，要用鸡蛋来换他们手中的茶叶，他们拒绝了，说：“队长相信我们，让我们来这里劳动，我们不能做对不起他们的事。”除了犯人本身的自觉性之外，监狱也有很好的监测防范系统，有什么违规行为往往逃不过别人的眼睛，在另一个劳改支队就出现过这种事情。

去年秋收的时候，一个姓章和姓吕的犯人在归监的路上经过老百姓家的一块毛豆地，当时四下无人，他们就动手偷摘起毛豆，准备回去解馋。这时，千米之外的支队干警住宅楼上，一位姓庄的队长通过 30 倍的望远镜凑巧看到了他们的一举

一动，直到他俩脱下身上的运动衫，包裹着一包毛豆匆匆离去。晚上，庄队长把两个犯人叫到教育室去询问，二人早有商量，回答得干脆利落，不露破绽。但当庄队长把他们偷毛豆的过程从头到尾地叙说了一遍，二个馋猫才慌了起来，当晚他们被扣了三分，通常每人每月要凑足九十分才会加到一分，他俩的处罚不算轻。这事一经渲染，便成了犯人中的一则笑料。

我们的汽车在茶山、农田间再行驶了七、八里路之后，才来到犯人的关押处。在接待室里，有犯人泡来茶水，开始我们不敢喝，看到队长和其他几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谈着轻松的话题，我们才放心地呷上了一口。

我们无需为监狱涂脂抹粉，在这里，人性的丑陋往往暴露无遗，毕竟，这里集中着的都是需要改造的犯人。我们不妨看看陈明忠从犯罪到被捕入狱的经过。

1987年的中国，平地里刮起三股热风：职称热、演员走穴热和经商热。陈明忠当时是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中学的语文教师。在一所中学里，职称对一个老师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一开始，学校领导透露给陈明忠一个消息，他和芜湖市另一位青年教师破格呈报高级教师。这是中学教师中的最高职称，相当于副教授级，他听了很是得意，但最后因为摆不平，他没有评上。那些年纪大的人“吃的盐比你吃的白米饭还多”，你要跑到他们前面去先拿到高级职称就显然是他们“一万个也不能答应”的。另外，学校把陈明忠列为学校领导班子的第三梯队，报到教育局党委，意思让他先干一千管总务的副校长，这事也搁了下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倔强性格使陈明忠难以控制自己

的情感，他一腔愤懑满腹牢骚，经过考虑，他辞去了学校的公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陈明忠的妻子是皖南歌舞团的歌唱演员，曾被评为安徽省十大青年女高音之首。这位体贴温柔且也胆小的女性在声乐艺术上确有造诣，后来她在浙江省第四监狱作为犯人家属应邀参加联欢时，她的歌声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所有的观众。在演员走穴之风越刮越猛的当时，小心谨慎如陈明忠的妻子也在同事苏锡海夫妇的引荐下，加入浙江温州小天鹅艺术团走穴。不久，陈明忠背上行装，踢了学校大门一脚，投奔到小天鹅艺术团来。

小天鹅艺术团是1987年由温州青年刘戈在温州市鹿城区文化局的扶持下创办的民间艺术团体，并且很快一炮打响。陈明忠来到艺术团之后，很快发现自己与文艺界生活有点格格不入。用他的话来说，那些个演员“台上演戏很好，台下做人不够”，有的干脆台上是演员，台下是流氓，陈明忠处处看着不顺眼。这期间，原本同随而来的苏锡海夫妇与陈明忠夫妇在刘戈面前争宠，彼此明争暗斗，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终于有一天，下了最后决心的苏锡海铁灰着脸对刘戈说，他和陈明忠之间必须走一个，就象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道白：“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这使刘戈不得不倾向并选择陈明忠夫妻，这除了个人感情原因外，刘戈也是为艺术团的经济效益考虑，他当然愿意留下一位女高音而放弃了作为舞蹈演员的苏锡海夫妻。这场冲突差点毁掉刚露头角的小天鹅艺术团，温州有关方面原想把它扶持成为全国一流的民间文艺团体。

1988年4月12日，温州市鹿城区文化局和文化管理站

一行五人专程赶到苍南县龙港镇，小天鹅艺术团正在这座一夜之间崛起的全国闻名的农民城作巡回演出。他们五人出来调停剧团内部矛盾但没有收获，于是同意4月15日辞退苏锡海夫妻。

造成先后五人入狱的直接诱因是4月13日晚，先是陈明忠的一只旅行包失窃，内有皮夹克、其它衣物、身份证、现金等，总共价值一千多元。陈明忠和刘戈一直找到半夜二点，但一无所获，他们怀疑是一次报复行为。而后刘戈也倒了霉，他放在舞台上的一只道具箱被人撬开，一只价值二千六百元的延时器和演出服、名片、照片等失窃。名片、照片就焚烧在道具箱旁，而延时器不见踪影。刘戈和他的女朋友程佳气得不得了，程佳说，这事干得再明白不过，不报复一下苏锡海夫妇她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其实，这事在几年后的今天仍找不到证据肯定是谁干的。于是他们让苏锡海夫妻还是随剧团由龙港镇去福建省福鼎县演出。福鼎和浙江泰顺交界，是个贫困山区。刘戈、程佳和陈明忠立即返回温州商议对策，在程佳家中，她的哥哥和弟弟也参加了策划。陈佳提出要打一顿苏锡海夫妇解恨，她哥哥立即大包大揽说，要打不能放在温州打，以后动手由他来安排。最后是陈佳出面找了三个打手，决定仍在温州动手。

陈明忠的妻子从丈夫这里知道了这一决定，劝丈夫放弃这一念头。陈认为妻子说得有理，转而去劝说刘戈。刘戈也表示息事宁人算了，二人便一起去劝说程佳。当听到男朋友提出让苏夫妇俩卷铺盖走人的想法时，这位漂亮姑娘的火爆脾气上来了：“让他走？不行，一定要揍他们一顿，出了事我程佳一个人去坐牢，你们只要把剧团办好就行。”她大声地朝刘戈嚷

道：“你一个男子汉就这么没用，让人家欺负到头上还不敢声响。”这么一说，刘戈的自尊心促使他再次拍板采取报复行动。

程佳先去了福鼎，三个打手在接到程佳的电报之后，当天夜里租了辆丰田小轿车赶紧前往。程佳、刘戈、陈明忠在当地一家小酒店为三位打手设宴接风洗尘，次日商量具体行动。商定之后，刘戈立即向苏锡海夫妇宣布辞退他们。

4月14日，苏锡海夫妻乘长途客车折回温州，三位打手也乘同一辆车一路尾随。汽车抵达温州南站，苏夫妇随客流走出车站。三位打手见苏锡海个子高大，担心吃亏，就从旁边一家菜馆取来一把锋利的菜刀。原来只商议用拳脚教训一番就是的，但事情好象失去了控制，三位打手抡起刀向苏砍去又加上一阵拳脚。几分钟后，他们跳进菲亚特出租车，火速逃离，四周一片混乱。苏的妻子后来顶着血衣在雪山宾馆市政府接待处门前堵车告状，震动一时。省里一位官员就此批示：“毁面容，断筋骨，严肃查处。”之后，涉嫌这一案件中的六人，陈刘戈暂时逃走外一一落网，检察院以伤害罪起诉。

被捕后便是等待判决，陈明忠怀着焦虑的心情在一家看守所羁押了整整一年。犯人们把那地方称为“笼子”。这些曾经向社会疯狂挑战的人被关进笼子之后，自感无望又困兽犹斗，于是疯狂就只能在同一囚室中的其他人身上发泄，弱肉强食在这里毫无商量余地。

头一天，陈明忠被带进一间囚室，迎接他的是一片寂静，其他的犯人或坐或站或靠，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拿眼看他。随后，门“咣当”一声关上，室内一下子暗了许多，再接着就是身后“啪嗒”一声锁响。立即就有五、六个犯人围住了他，刚才表

现在他们身上的懈怠木然全然不见，露出的是阴森森的一丝冷笑，都是嘴角下挂、若有若无的那种笑。其中一个身材高大、一脸凶相的显然是他们几个中的头。他让陈明忠用立正的姿势站在一堵墙前，指着张贴在墙上的一张监规：“大声点，念给我们听。”就着昏黄的灯光，陈明忠照他的话念完了八条“监规”。话音一落，出现短时间的一段冷寂，似乎时间顿然断裂。

突然，笼霸命令道：“念第九条！”陈明忠再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只有八条。“他们想干什么？”陈明忠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脑袋紧张地飞转，恐惧感慢慢涌上来，但他没吭声也没敢动，他不晓得应该作出什么反应才不会招惹他们。

“你过来！”笼霸叫过一个比陈明忠早几天进来的叫阿根的小青年：“第九条叫什么？”“忍住，打不叫。”阿根刚说完，旁边上来二个人对陈明忠说：“让你看看，什么叫忍住打不叫。”拳脚立时随着话音往下落，阿根的胸脯、腹部、头部受到雨点般密集的打击，屋里只有沉闷的打击肉体的声响。阿根痛歪了脸，但一声也不敢出。陈明忠后来知道，他的同犯刘戈是一年后被逮捕的，进去后就被打得休克过去，胸脯肿得有一寸高，全是黑褐的淤血，但自始至终硬撑着没敢叫唤一声。

打完阿根，笼霸继续对陈明忠说：“监规的第十条叫做：少吃多干，少睡多站。”犯人刚进来，笼霸就叫你坐在马桶边，坐的姿势要两脚并拢，双臂抱紧膝盖，脑袋往下埋至双脚，不准抬起来。五、六个犯人从左侧瞄着，头、手、脚必须刀切般齐，如果有个脚趾头稍微伸出来一点，旁边一个就会趁你不留神，狠狠地用脚后跟踩下来。一天里除了吃饭和干活时可以动一动，其余的时间就只能这个姿势坐着。干活主要是洗马桶。监狱的马桶大概是世界上最金贵最干净的马桶了，一天洗九遍。每